

潮面往事

□张豪

潮面属定海原石礁乡，现双桥街道。我对潮面的记忆，有一半都是在小学和初中。

潮面有家包子店，自我记事开始就已在营业，传了两代人，当下是村里的“网红店”，尤其是生煎包，每天限量供应，刚出炉即一抢而空，如果早晨稍微起得晚一些，7点后再去买，基本只能空手而归。我跟这家店在我幼儿园时结了缘，幼儿园就在包子铺路对面。因为怕老师，怕那么多人吵吵闹闹，刚入园的我，十分排斥这样的环境，又不敢回家，于是，几次趁别人不注意，偷偷溜进包子铺，把四五条黄色的方凳拼成一排，躺在上面睡觉。好在得到了店主的照顾，当父母寻到我，气得哭笑不得。

与包子店同样开了三四十年来，并持续至今的还有卫生院。卫生院很小，只有一间，设施简单，两张铁质病床，一排凳子，一个药柜和一柜台，另外就是简单的医疗设备了，内套了一个小间，用来保护患者隐私。医院仅一名医生，身兼医护，大家都叫他阿斌，远近闻名。医治以西医为主，也能望闻问切，兼具中医。来此看病，方便本村及周围居民，也省了挂号、排队等一系列繁琐的程序，最重要的是恢复速度快，少受疾病的困扰。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去看病，旁人闲聊起社会现象，遇到路上被撞的人，扶与不扶的问题。阿斌说，医生的天职是救死扶伤，无论怎样，他会毫不犹豫去救治。有人对阿斌妻说：“你家阿斌人啦好足嘞，为了治病

没有休息。”回说：“为了赚点钱而已。”这是实话当然也是客气话，他的医术与医德大家有目共睹。想起沈从文在《边城》中描述湘西船夫：“这些勇敢的人，也爱利，也仗义。”

从医院一路往北，是一条宽约5米的柏油路，长约300米，两侧沿街商铺，理发店、裁缝店、小超市、早餐店、维修店等一字排开，路的尽头是农贸市场。

从我记事起市场就已存在，估摸1000平方米，呈方形，摊位是由五孔板拼接搭建而成，分南北区，各六七排，南区以肉类为主，北区以蔬菜为主。市场的顶棚从一开始的毛竹棚升级到后来的铁棚，这应该是拜台风所赐吧。摊位有20多个，基本没有空位，多数的货都是从定海南珍菜场等地进来，菜市场的入口是临时摆放的早餐车、服装车等，想进入菜场，需要经过一条约10米长的羊肠小道，道路两侧是临时摊位，卖一些当地村民自家种的菜。这样格局，整个菜场被填得满满当当，看顾客熙熙攘攘，一个早上，小小的地方充满了烟火气。

我家也在这个市场做小生意，每天6点到8点是最忙的时候，我上初中那会儿每当放假，都会到摊位帮忙，既当售货员，又当收银员，本来我就五音不全，平时只会唱几首老歌和军歌，这首崔京浩的《父亲》是我现学现卖的，也难怪妻子听了头疼。

眨眼到了比赛日期，那天下午我还在开会，说下午四点半要到现场抽签排序和试唱，我只能求妻子去帮我代抽，还好抽了个9号上场。等我开好会，拎着公文包，骑着自行车，顶着西晒的烈日一路猛跑，五点半左右才到，幸好比赛开始时间是五点多十分。

随后，又热又激动的我，逐渐被360度的音浪温柔拥抱，体贴周到的服务人员，让我有当大歌星一样的感觉，美丽又亲民的街道文化员陈志明是比赛的主持人。

首崔京浩的《父亲》，借此机会也表达一下我对盐仓父老乡亲的情感，请帮我准备好伴奏，到时候我一定来参赛。”

自从报了名之后，虽然不是防台就是出差，但我还是在上下班路上和家中时常哼哼曲子，本来我就五音不全，平时只会唱几首老歌和军歌，这首崔京浩的《父亲》是我现学现卖的，也难怪妻子听了头疼。

随后，又热又激动的我，逐渐被360度的音浪温柔拥抱，体贴周到的服务人员，让我有当大歌星一样的感觉，美丽又亲民的街道文化员陈志明是比赛的主持人。

随后，又热又激动的我，逐渐被360度的音浪温柔拥抱，体贴周到的服务人员，让我有当大歌星一样的感觉，美丽又亲民的街道文化员陈志明是比赛的主持人。

托三轮，冒着鹅毛大雪，去15里外的城区进货，厚厚的护罩也挡不住寒风的凛冽，直往衣服里头钻，那是我曾经吃过的最大的苦。

与市场一路之隔的，是幼儿园和小学。我几乎对幼儿园没什么印象，除了唯一的老师夸我一到一百的个数数得快，以至于我成了第一批最早放学回家的孩子。小学阶段记得有很多趣事，回忆起来，像是刚看的一场电影。因为小学是两村共用，给它拼凑了一个名字叫六潮小学。学校仅2000多平方米，6个年级，各一个班级，一间教师办公室，一间学前班和食堂。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兴办，1999年搬迁，培育了两代人。

令人印象最深的校园回忆，是吃墨事件。记得是四年级，班主任是城区下来的一位男性教师，教育我们要想成绩好，肚子里要有墨水。有一次上书法课，不知是谁想出一个馊主意——想变得成绩好，就用毛笔尖蘸了墨水，舌头舔了舔，有几个同学也跟风，其中包括我，幸好班主任发现了及时制止，在清理口腔后被狠狠批评了一通，这件蠢事至今挥之不去。

如今小学成了居家养老服务中心，昔日童声化作桑榆暖意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，有不少的娱乐活动，看戏、麻将、舞厅、溜冰等，还有一项不分男女老幼的活动——看电影。电影分两种，一种是游击式放映露天电影，用两根粗壮的毛竹竿架起一块白色巨幕，从铁皮盒中取出胶片，架在放

映机上播放，乡亲从家里搬来板凳随意坐在幕布前观影。另一种是电影院，那时村里有一家电影院，在那个年代，可以说是奢侈顶级的存在，别说村里，就连镇上都没有电影院，在我的印象中，除了定海城里厢的海山电影院，还有就只有这家潮面电影院了。在我两三年级，在潮面电影院看了人生中第一部电影《世上只有妈妈好》，也是我第一次进电影院。

当时来说，影院不小，大概能容得下两百人，大门是一扇简易的铁皮大门，影院中尽管在天花板上悬挂了几盏白炽灯，但依旧显得昏暗，椅子是长条凳，木板架在铁架子上。看到中途，屁股受不了硬木板，挪动了一下，发出吱吱声，我的那条凳子好像是裂开的，冷不防屁股肉被夹在裂缝中，至今记忆犹新，简直是一座低配版的电影院。影院没开多少年，就无人问津了，一直空置至今，今年6月份，这座影楼正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。

我的童年何尝不是像一部电影，潮面是那块取景地。看这片由潮水淤积垦成良田的村落，承载了移民先辈的奋斗的记忆，虽然时光推倒了老影院、湮没了旧市集的嘈杂，那白纸黑字的史料也遗漏了无数烟火日常，但两村共生的情谊与我全部的年少时光，往后无论去往何处，就是我心底最鲜活、最滚烫的乡土旧影。岁月更迭，不变的故土暖意，也将伴随海岛奔赴新生。

让自己成为一根烧火草

□解启胜

“就你这样没谱没调破嗓子若敢上台，我就请你吃夜宵。”妻子见我在家哼唱连她都听不懂的歌曲就摇头。

事情从我看到一广告开始，说今年7月17日晚，定海盐仓夜市正式开市，这是连续第四年打造的夜经济IP活动。除了美食市集和趣味游乐同步上线外，开市当晚要隆重举办“全民村K嗨歌大赛”，大赛零门槛全民参与，没有年龄职业身份限制。当时我作为今年市级文化特派员刚刚进驻盐仓街道顶河村，看到广告后，我想了想，既然是盐仓的新村民，就应该积极报个名。为此我找到街道的文化员陈志明，得知已有唱《母亲》、《我把故乡比苏杭》、《我和我的祖国》等近30位歌手报了名，他们分别来自放下锄头的农民、下班回家的工人、正放暑假的老师和学生，以及远道而来的游客等。了解后，我跟陈文化员说：“再增加一个机关工作人员我吧，当然我也是你们的村民，我就唱

一首《母亲》拉开比赛大幕，第八名之后，激动的心，颤抖的嗓，终于轮到上场。街道委员刘琦给我拍照，妻子给我全程录像，我左手拿着话筒，右手比画动作，唱到“父亲是那登天的梯”，比画一个梯子，唱到“父亲是那拉车的牛”，比画一头牛，唱到“想儿时，一封家书千里写叮嘱”，比画写字，唱到“盼儿归，一袋闷烟满天数星斗”，我就指着满天星星一颗一颗的数，数着数着，跟不上节奏了，也找不到调了，此时台上的唱声和台下的欢呼声已混为一体，一些当爸爸的还站起来给我使劲鼓掌。唱完后，我对粉丝们深深一个鞠躬，也看了一眼三位权威公正的评委，他们相互交流了一下眼神，好像都摇了摇头。

随后妻子把我唱歌视频发到家人群里，20岁的女儿第一个说：“老爸的歌不但把我唱哭了，估计老牛听了也要哭。”弟弟接着说：“50岁的老哥还认为自己年轻，活蹦乱跳的，不过胆量的确可以。”很少在群里说话的父亲用语音也发

了一条，大意是他听我这大儿子还是第一次唱歌，算是给他今年80岁寿诞最好的礼物……

唱完了歌，我坐在观众席继续欣赏，末尾还加赛了现场报名的两位小朋友，个个都唱得很好，有的还特别专业。结束后评了一个一等奖，三个二等奖，两个三等奖。我虽然不在六个获奖者之中，但我还是有好几个第一的，比如，按互动和情感表达我是第一，按年龄从大到小我是第一，按成绩从低到高我是第一。

村里的人，村里的舞台，村里的比赛，只要你心中有情有爱都可以唱，唱给苍天大地听，唱给父老乡亲听，唱给自己听。散场后，妻子兑现了承诺，陪我沿着舞台四周的“灶台”品尝了本地小吃、冰饮甜品和烧烤炸物，还玩了小时候没有的游戏。

可以说是“舞台”点燃和促旺了“灶台”。众人拾柴火焰高，既然不能成为“舞台”上的大材小木，那就让自己成为“灶台”里的一根烧火草吧。

故乡的平顶

□陈羽薇

故乡的平顶是看日出和月亮升起的绝佳点。夏日晚饭后，姐姐和我争先恐后地拿上被水井浸凉的西瓜和铁勺，一口气冲到外平顶，两人合力搬出门板、铺上凉席，搬出椅子、拿出蒲扇，然后找一个最舒服的姿势，挖着西瓜等爷爷奶奶忙完家务给我们讲故事听。夜深了，我们躺在星空下，细数着各种星座，也看着如银盘似的月亮慢慢爬上来。

“姐，书上说的北斗七星在哪里呢？”
“笨啊，你看那儿，七颗星星连起来像个汤匙的就是啦！”

“阿妈，天河在哪里啊？”
“就在月亮升起的那个方向，模模糊糊的、星云散落的一段就是天河，就是牛郎织女相会的那座桥，传说……”在咸滋滋、黏糊糊的海风吹拂下，在奶奶的故事里，我们沉沉地睡去。

天刚蒙蒙亮，后院的公鸡就扯开嗓子啼了几声，像是在轻轻唤我起身，去赴一场海上日出的约。我站起身来眺望海面，只见远处的海面微微发亮，一轮红日如同熟透的咸蛋黄，慢悠悠地从海平面上探出头来，光晕柔和，连海风都跟着暖了起来。

故乡的平顶，是一个盛满了阳光，也盛得

下暴雨的容器。三四月间，正是海岛绵长的梅雨季，空气里总浸着湿漉漉的潮气。一等六月放晴，奶奶便会把厚棉被、冬衣一筐筐搬出来，平铺在平顶上，让饱满的日光一点点晒透潮气，驱散霉味。到了八九月份，平顶又成了雷阵雨的舞台，说来就来，说走便走。而一入冬，这里便成了鱼鲞们舒展身子的好地方，在凛冽的西北风里的日光下慢慢风干，藏起一整个海岛的味道。

然而在长年累月的烈日和风雨摧残下，她的脸上出现了斑驳，雨水从斑驳的裂缝中渗漏了下去，滴答滴答从楼下天花板渗了下来，为此爷爷每年都得为她修补伤疤。修补裂缝的材料有点像是沥青，黑乎乎的有着刺鼻的味道，爷爷总不厌其烦地先给她铺上一层纱布，再倒上一层修复材料。再后来呢，经济条件变好了，爸爸给平顶砌了一层厚实的水泥，再也不用为屋顶漏雨而伤神，可爷爷却再也看不到了。

现在回到快乐老家，站在老屋的平顶上，风还和小时候一样咸，只是补裂缝的爷爷不在了，当年“写王字”的小伙伴也散在各地，只有晒过鱼鲞的水泥地，还留着太阳和风的温度。

白沙岛

□俞跃辉

鱼群包围着白沙岛
大海环绕着白沙岛

夕阳慢慢坠入大海深处
轰一声巨响，惊醒了东海龙宫

夜慢慢浮起
我们一次次将北斗七星拖入大海

与对面黑魃魃的小岛交个朋友
与植物、鸟和灯火互相问好

今晚我们钓起了一条条鱼
哦，虎头鱼，白果子，鲈鱼，野生黄鱼

白沙岛就是条大鱼，在海水中微微侧身
“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，因为我对海爱得深沉。”

